



修炼法轮大法前，我饱受疾病的折磨，行走困难，近乎瘫痪。是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并指引我走上了修炼之路。

一九九一年，我因患颈椎管狭窄，3-7节椎管做了减压大手术。时间长达7.5小时，刀口长15公分。术后平躺7天，昼夜不停输液。半月后从头至胸打石膏固定3个月，起床都要别人帮助。术后狭窄解除，却又带来椎间盘脱出、凸起、粘连等后遗症，多次住院治疗。两年多后才上班。上班不长时间，我外出办公受了风寒，再次病倒。中西医、按摩、理疗、偏方、气功全用了，均无效，每天躺在床上煎熬着。

正当我走投无路时，一位参加过师尊传功讲法班的学员，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并带来《法轮功》一书和师尊讲法录音带。还说师尊应大连气功协会的邀请，不久要来大连传功讲法，建议我

去参加。听了她的介绍，我和先生立即开始看书和听讲法录音。觉得师尊讲得真好，我们也从中明白了一些法理，渐渐打消了一心想求师尊治病的念头，我们决定参加班学功。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大连第一期师尊传功讲法班开课，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先生从三楼把我背下来，乘汽车到讲法班礼堂门口，下车后又背我进去。我坐在第一排前自带的躺椅上，我穿着大衣，盖着毯子，围着围巾，一看就是个重病人。开课前，先后有工作人员和大连气功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劝我们退场、退票。后来听说是师尊叫他们来的，因法轮功不是看病的，所以危重病人不应入场。先生和我一听都急了，先生立刻跳到台上，找师尊说明情况，我先生说：“我们不是来治病的。半个月前就开始看您的书，听您的录音了。我们是来学功的。”师尊

听后说：这个学员还有点悟性，去看看。（注：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可以为修炼人净化身体、祛除所有的疾病，因为修炼人在按照大法修心向善。但法轮大法不是用来为不修炼的常人治病的。）

当师尊走到我跟前时，我马上站了起来，师尊叫我坐下，并立即在我脖子上拍了两掌，又在头顶上拍了两下，接下来是清理双肩和手臂。然后叫我站起来走，当我走到台前中间时，叫我停下来，又为我净化双腿。随后师尊叫我走走看。我在台前走了两圈，在场的很多学员都站起来鼓掌。我回到座位上，身后的几位北京学员都说：你太幸福了，我们参加了多次的师尊传功讲法班，也没见到过师尊亲自动手给学员净化身体。我说：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真太幸运了，太幸福了。

在讲法结束后的学功时间，师尊又亲切地问我：是不是脖子好转动了？象上了油一样？我说“是”。

当日课结束后，先生要背我。我说：“我自己试试。”一走，两条腿轻快了。我一直走出礼堂，乘汽车回家。到家门口，先生要背我上楼，我说不用，我自己走，结果我真的走上了三楼。当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太神奇了。现代医学束手无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师尊瞬间就做到了，真是奇迹。

听了师尊的传功讲法，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内心感到师尊和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决心永远跟着师尊坚修大法，为了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我们专门订制了一面锦旗，写着：法轮功法科学瑰宝。在传法班结束时，敬献给了师尊。◎（大陆大法弟子）



1992年的12月，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了每天从早上8:00开始到下午4:00结束的为期十天的“东方健康博览会”。

博览会的大厅很大，摆着一排排一米左右的摊位，基本上是以气功为主，只有少量的中医（中医们都是师父讲的那样趴在桌上睡觉）。

在法轮功的摊位前，李洪志师父带着几个早期的弟子给前来咨询的人调理身体，其他人有分发法轮功简介的、有咨询登记的；摊位前的电视机播放着师父的教功录影；摊位的三面墙上挂着师父的炼功照片、师父给人调理身体的照片、还有法轮旗等。

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了师父跟前。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腹部比十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医院无法治疗，因此他们来到博览会找到了师父。

## 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的奇迹

师父当即给她调理，没有多长时间（感觉也就十几、二十来分钟的样子，当时没带表），眼看着师父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她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恢复了正常，穿的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两个她。

当时周围围观的人就象木头人一样没有反应，静静的，等人们反应过来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引得很多摊位前的人都纷纷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师父跪下叩谢，师父俯身伸出双手把他们搀扶了起来。

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大会组委会，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并说：“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便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博览会总顾问姜学贵教授也说：“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法轮功不愧为博览会中的明星功派。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负责向大家推荐法轮功。”

法轮功治病的神奇效果迅速传播开来，并且越传越广，慕名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有一天已经临近下午结束的时间，大家正在做着结束前的清整工作。这时一个很壮实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背着一个也很壮实的妇女来到了摊位前想要治病，负责登记的解释说马上就要到关

门的时间了，今天的咨询已经结束了，师父也治疗了很多病人，也很劳累了，明天再来吧。但是不管怎么解释、怎么说，病人就是不肯离去，师父听到摊位前乱哄哄的，过来问有什么事情，问明了情况立即就给这位女士治疗。

这位女士是因为坐公交车急刹车摔倒在车上，造成双下肢瘫痪，医院治不了，只好在家里养着。家离博览会不远，听法轮功的神奇慕名而来。

师父在摊位中给她调理，因为地方小，围观的人又多，都想看清楚师父怎么给她治疗，所以不知不觉的治疗场地被人们越围越小，几个弟子也不得不多次让大家往外退一退，让出地方来。这位女士在女性里面算是那种比较高大、壮实、比较胖的类型。

师父在给她治疗过程中一会儿把她背靠背，背在自己的身上并同时向前弯腰、她就等于是躺在师父的背上，身体舒展开来；师父一会儿又把她背靠胸前抱在自己的怀里，同时师父向后弯腰，她又等于是躺在师父的身上，使身体舒展开；师父又扶她坐在椅子上从头上开始往下拍一直拍到脚，师父的姿势也由开始的站着、然后俯下身来、直到最后蹲下……

师父的头上也冒出了汗珠儿……当时看得我心里一个劲儿的只想快点结束，让师父赶紧休息休息吧，师父已经辛苦了一整天啦……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师父让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她就站起来了，让她走她就迈开了瘫痪后的第一步，最后师父让她跑，她就跑起来了。围观的众人也都激动得鼓起掌来，纷纷议论着自己亲眼所见的法轮功的神迹。

这位女士在师父给她治疗的过程当中不但身体得到了康复，同时师父还给她打开了天目，激动地跪在师父的面前放声大哭，泣不成声，当当地一个劲儿的给师父磕着响头，感谢师父。周围的人也流下了眼泪。

从这以后一直到博览会结束之前，这位女士每天都在法轮功的摊位前向前来咨询的人们讲述着自己亲身的神奇经历。慕名前来的人们也越来越多，有来治病的，但更多的人是纷纷询问在哪里可以学到法轮功，什么时候有讲课，越来越多的人都期盼着能够学到法轮功。

最后在博览会临结束之前，师父满足了大家迫切学功的心情，亲自写下了北京第六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办班通知。

于是北京第六期法轮功学习班于1993年1月5日在北京大北窑核仪器厂大礼堂开课，这位女士也成为了一名学员。

以上只是发生在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许多神迹中的两例，各种各样的神迹天天都在发生。◎（大陆大法弟子）

## 忆长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

承受这么点痛苦

。另一件事就

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在师父讲课的时候她就“哇哇”的大哭大闹。师父的课就讲不下去了。有一个“气功师”站起来到跟前给调理，那架势是想在人前露一手，结果不行。又有两三个“气功师”比划了一阵，还是不行，小女孩哭闹不止。师父从台上下来，到小孩跟前，用手在她头上拍了三下，她立刻就停住了哭闹。会场上惊呼声一片，紧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再后来出现一些干扰，师父就用手指在讲桌上点几下，一切就都平静了。

真象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的：“其实呢，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开始传法传功时，这件事情做的不容易，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而且这个法第一步开始传的是在我们长春这儿。

当时没有讲的象今天这么高深，讲的只是从气功到传真正法的过渡时期的东西。后来渐渐的才真正的把这个法揭示开，叫更多的人去认识，这件事情做的很系统。”

一期班结束之后，我身上最明显的有两件奇异的事：一是平地摔跟头，也不青，也不肿，也不破，也不疼，没磕没绊的就是摔跟头。早上到公园去炼功，走到桥头，“啪”的就摔倒了。有对夫妻在跟前，把我搀起来。第二天炼完功回家，在桥那头，“啪”的又摔倒了。有俩人把我扶起来，一看，惊奇的说：“又是你啊！”还是那对夫妻。就这样几十个跟头摔下来，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原来肋软骨炎，肋骨都鼓出来了，胳膊打架着，身子都是偏的。

这些跟头摔的我身体正道了，骨头都平乎了。后来明白了，是师父在给我消病业，只是让我

是回家炼静功，单盘上腿，坐在地上打坐，一闭眼睛，就绕着圈的满屋地转，臀部和腿还没离地，可就象长了腿似的，睁开眼一看，转到那边去了，再一会又转回来了，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天。炼到两侧抱轮时，头就转，抑制不住的转，转的象拨浪鼓似的，这么摇那么摇，耳朵里边在打鼓。手一撂下来，头也不转了，耳朵也不响了。我原来第三节颈椎压迫神经脑袋都疼，这一气就把我的颈椎病摇好了。

师父义务为大家调病，一分钱不收。大家病好了，非常感激，出门时，想捐助的可以把钱投入到箱里，我捐了五元钱。就是这笔钱师父也没要，捐给慈善基金会了。师父开始就对大家说：“只要能救人，我可以无条件付出。”

我炼法轮功不到半年时间，十几种病都好了，原来瘦的90斤，后来体重也见长。眼睛原来戴花镜，天目开了，用天目看也不花，绣花针一点都不费劲。

看到师父给我们做的这一切，我开始明白什么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转法轮》〈第二讲〉）这是佛在世度人啊！

第一期结束时，师父给我们发了“结业证明书”，贴上自己的照片，盖上师父的印章还有法轮图章。正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的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的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转法轮》）尤其是能够参加一期班。师父说：“你们来了，第一期，难得啊！我给你的是多少也得不到的。”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之间啊！那段时间太珍贵了！◎（长春大法弟子）

十八年前的五月，我有幸参加法轮功第一期学习班，亲耳聆听师父讲法，至今记忆犹新。

一期班在长春五中的阶梯教室举办。当时五中院内正在维修，我们从教育学院的侧门进院，从东侧的小楼梯上去是二楼。刚一上楼梯，就看见师父正好站在二楼教室门口往下看，向学员们点头示意。师父高大的身材，穿着身白色带红杠的运动服，这么年轻啊！师父彬彬有礼，神采奕奕，微笑着，特别的祥和。我就觉得象在哪见过面似的，特别的亲近。

阶梯教室的桌椅都很旧，前面一个讲桌，一块黑板，非常简单。一期参加班的将近二百人，教室还没坐满。

师父讲课非常准时，讲课时没有讲稿，就是一张小纸条。师父说，我传功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以气功形式传呢？我要讲佛法，你们受不了。我传的是佛家功，佛不是迷信，佛是觉者。慢慢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大家上课好好听，讲法中都包括了。

我没参加过什么班，对气功一片空白，所以特别用心听，非常入神。师父讲宇宙有一种特性“真、善、忍”。佛家讲忍，你看哪个佛出去跟人家打仗的？哪有佛翘着二郎腿拎着酒罐子的？哪个佛坐那叼个烟卷抽烟哪？想学功就得把烟戒了。讲到修心性的问题，师父说：很多高功师父在教功时，都要讲‘心性’问题，这是真教功。而有一些所谓的气功师，只教动作而不讲‘心性’的人，实际上就等于在教邪法。

师父讲完法之后开始教功。第一期班时，每人给了一本小册子《法轮功》，十二页，比现在的杂志小一圈，都是单线条画的炼功动作。师父教功的时候是手把手的教，一边教动作，一边给大家清理身体。

当时我什么都不懂。师父说我是带功报告

，你们哪块有病就想一想。什么叫带功报告？真不明白。可在学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的时候，也没见师父动手动脚，整个传法场上就有哭的、有笑的，有手舞足蹈的，有不停的咳嗽的，那场面……我是哭个不停啊，这一生当中第一次哭的那么伤心，好象一肚子苦水都翻腾出来倒出去似的。师父在旁边和善的说：“你们哭吧，不要控制，能哭就哭吧。”我心想：这是干什么呢？还觉着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才明白，是师父把学员身体不好的东西都打出来，清理了，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表现的状态也不一样。哭完了，心里那个敞亮啊！几堂课下来，真是一身轻，上楼象有人推着，走多远都不累，就是愿意走，多远都不坐车。

当时还没有修炼的概念，大家都抱着治病的想法来学功的。中间休息的时候很多人去找师父，师父就给清理。那时我懂得心疼师父，埋怨他们：师父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连口水还没喝呢，休息十分钟还找师父，师父多累啊！多不容易啊！一期班是晚上六点到八点，师父下班后孩子没人带，美歌就在会场上玩，到师母下班后才把她接走。

我们一起去听讲法的有个党员，听着课还说是搞迷信。师父在场上把她的癌都拿下去了，她也知道身体好了，可还是不信。

当时各种气功门派特别多，师父传功那些所谓的气功师也来听，还有练各种气功的。因为不讲心性，又带着不好的东西，所以场上就干扰，坐在那儿说话，声音还挺大，象苍蝇似的直嗡嗡，其实就是在搅场。头一天把我烦的够呛，后来我就到前边躲开他们。师父什么也不说，只是讲自己的法。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个学员带着